

遊目集



新文學叢書之一

遊目集

RWT 631/65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游目集 (全一冊)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作者 沈從文

發行人 沈駿聲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游 目 集

目 次

腐爛·····	一
除夕·····	二七
春天·····	四五
夜的空間·····	八八
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	九九
平凡故事·····	一四一

原书缺页2-末

游目集

腐爛

晚風帶着一點兒餘熱，從滬東吹過上海開北時，承受了市裏陰溝髒水的稻草浜一帶，皆放出一種爲附近窮苦人家所習慣的臭氣。在日裏，這不良氣味，同一切調子，是常使裝扮乾淨的體面男女人們，乘坐×路公共汽車，從隔浜租界上的柏油路上過身時，免不了要生氣的。這些人皆得皺着眉毛，用柔軟白麻紗小手巾搗着鼻孔，一面與同伴隨意批評一會市公安局之不盡職，以爲那些收捐收稅的人，應當做的事都沒有做到，既不能將這一帶窮人加以驅逐，也不能將一帶醜陋地方加以改良。一面還嗔恨到這類人不講清潔，失去

了中國人面子。若同時車上還有一箇兩箇外國人，則這一帶情形，將更加使車上的中國人，感到憤怒羞辱。因爲那抹布顏色，那與染坊或槽坊差不多的奇怪氣味，都儼然有意不爲中國上等人設想那麼樣子，好好的保留到新的日子裏。一切都漸漸進步了，一切都完全不同了，上海的建築，都市中的貨物，馬路上的人，全在一種不同氣味下換成新興悅目的樣子，獨有這一塊地方，這屬於市內管轄的區域，總永遠是那麼發臭腐爛，極不體面的維持下來。天氣一天不同一天，溫度較高，落過一陣雨，垃圾堆在雨後爲太陽晒過，作一種最不適宜於鼻子的蒸發，人們皆到了不需要上衣的夏天了。各處骯髒地上，各處湫陋屋簷下，全是蠟黃的或油赭色的膊子。茶館模樣的小屋裏，熱烘烘的全是赤身的人。婦女們穿着使人見到極不受用的紅布褲子，寬寬的臉，大聲的吵罵，有時也有赤着上身，露出下垂的奶子，在浜邊用力的刷着馬子，近乎洩氣的做事，還一面唱歌度曲。小孩子滿頭的癬疥，赤身蹲到垃圾

堆裏檢取可以合用的舊布片同廢洋鐵罐兒，有時就在垃圾堆中掀打不休。——箇什麼人——總是那麼一箇老婦人，啞啞的聲音，哭着兒女或別的事情，在那糞船過身的橋下小船上，把聲音給路上過身的人聽到，但那看不見的老婦人，是也可以想像得到那皺縮的皮膚，與乾枯的奶子，是裸出在空氣下的。

還有一塊經過人家整頓過的坪，一箇從煤灰垃圾拓出的小小場子，日裏總是熱鬧着，點綴到這小坪壩，一些敲鑼打鼓的，一些拉琴唱戲的，各人佔據着一點地位，用自己的長處，吸引到這坪裏來的一切人。玩蛇的，拔牙的，算命的，賣毒鼠藥的，此外就是那種穿紅褲子的婦人，在各處赤膊中找熟人，追討在晚上所欠下的什麼賬項，各處打着笑着。小孩子全身如塗油，瘦小的脖子同瘦小的腿，在人叢中各處出現，快捷如狗，無意中爲誰撞了一下時，就罵出各樣野話，詛咒別人而安慰到自己。市公安局怎麼樣呢？這一塊比

較還算寬敞的空坪不爲垃圾佔據，居然還能夠使一些人在這上面找得娛樂或生活，就得感謝那區長！

這時可是已經夜了。一切人按照規矩，皆應當轉到他那住身地方去。沒有飯喫的，應當去打算找一點東西塞到肚子的計劃，沒有住處的，也應當找尋方便地方去躺下過夜，那場子裏的情景，完全不同白天一樣了。到了對浜馬路上電燈排次發光時，場子裏的空闊處，有人把一箇小小的燈擺在地下，開始他的與人無競的夜間生活。那麼一盞小小的燈，照到地下五尺遠近，地下鋪得有一塊齷齪的布，布上寫得有紅黑的字，加着一點失去體裁的簡陋的畫，一箇像是斯文樣子的中年人，就站到燈旁，輕輕的唱着一種詩篇。起了風，於是蹲下來，就可以借了燈光看出一箇黃薑薑的臉。他做戲法一樣伸出手來，在布片四圍拾小石子鎮壓到招牌，使風不致於把那塊齷齪布片捲去。事情做完了，見還無一箇人來，晚風大了一點，望望天空像是要半夜落雨樣子

，有點寂寞了，重復站起來，把聲音加大了一點，唱柳莊相法中的口訣，唱姜太公八十二歲遇文王的詩，唱一切他能唱的東西，調子非常沉悶淒涼。自己到後也感覺得這日子難過了，就默默的來重新排算姜尚的生庚同自己的八字，因為這落魄的人總相信自己有許多好運在等候。

這樣人在白天是也在這坪裏出現的。誰也不知他是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誰也不想要知道他的來處。望到那黃蓋的臉，同到爲了守着斯文面子而留下的幾根稀疏的鼠鬚，以及蓋到腦頂那一頂油膩膩的小帽子，著在身下那油膩膩的青布馬褂與破舊的不稱身的長衫，就使人感到一點悽惶。大白天因爲人較多，這斯文人揮着留有長長指甲的雙手，酸溜溜的在一羣衆生包圍中，用外江口音讀着麻衣柳莊的相法，口中吐着白沫，且用那動人的姿勢，解釋一切相法中的要點。又或從人衆中，忽抓出那預定好了的一箇小孩子，裝神裝鬼的把小孩子前後看過一遍，就斷定了這小孩子的家庭人口。受雇來的孩子

，張大着口站在身旁，點點頭，答應幾箇是字，跑掉了，於是即刻生意就來了。若是看的人感到無趣味；（因為多數人是知道小孩子原是花錢雇來的，）并且也無錢可花到這有神眼鐵嘴的半仙身上時，看看若無一箇別的什麼人來問相，大家也慢慢的就走散了。沒有生意時，這斯文人就坐到一條從附近人家借來的長凳上，默默背誦渭水訪賢那一類故事，做一點白日的夢，或者拿一本唐詩三百首，輕輕的讀着，把自己沉醉到詩裏去，等候日頭的西落。有時望到那些競爭到吸引羣衆的賣打賣唱玩戲法的人，在另外一處，非常的熱鬧敲鑼打鼓，人羣成堆的擁擠不堪，且聽到羣衆大聲的笑，自己默默的坐到板凳上出神，生出一點感想。不過若是把所得的銅錢數着，從數目上，以及唧唧的聲音上，即時又另外可以生出一點使自己安慰的情緒，長長的白日，也仍然就如此的過去了。

到了夜裏時，一切競爭羣衆的戲法都收了場，一切特殊的半願，如像住在

租界那邊的包車大同廚子，如像泥水匠，道士，娘姨，皆有機會出來吹風白相，所以這斯文人樂觀了一點，把燈點上，在空闊的坪裏，獨自一人又把場面排出來了。照例這箇燈是可以吸引一些人過這地方來望望的。大家原是那麼無事可作，照例又總有一些人，願意花四枚或四十枚，卜卜打花會的方向，以及測驗一下近日的氣運。白日裏的閑話，一到了晚上就可以成爲極其可觀的收入，這軍師，這指導迷途的聰明人，到時他精神也來了。因爲習慣了一切言語，明白言語應當分類，某種言語當成爲某種人的補劑，按到分量支配給那些主顧，於是白天的失敗，在夜裏就得到了恢復機會了。大約到九點十點鐘左右時，那收容賣拳人玩蛇人的齷齪仕處，這斯文人也總是據了一箇鋪位，坐在床頭喝主人爲剛冲好的熱茶，或者便靠到鋪上燒大煙消磨上半夜。他有一點咳嗽的老毛病，因爲凡看相人在無話可說時，總是愛用咳嗽來敷衍時間，所以沒有肺癆也習慣咳嗽了。他得喝一壺熱茶，或吸點煙，恢復日

裏的疲勞，這也是當然的。到了半夜，聽各處角落發出愚蠢的鼾聲，使人發生像在豬欄裏住的感覺，這時某一箇地方，則總不缺少一些愚蠢人們，把在白日大用氣力或大喉嚨喊來的一點點錢，在一種賭博上玩着運氣，這聲音，擾亂到了他，若是他還有一些餘剩的錢，同時草薦上的肥大臭蟲又太多，那麼自己即或算到自己的運氣還在屯中，自己即或已經把長褂脫下摺好放到枕邊，也仍然想法把身子湊到那燈下去，非到所有錢財輸盡，是不會安分上床睡覺。

天氣落雨，情形便糟了。但一落了雨，所有靠到那箇空坪過日子的各樣人，皆在同一意義下，站到簷前望雨，對雨景發愁，斯文人倒多了一種消遣，因為認得字，可以在這時讀唐人寫雨景的詩。並且主人有時寫信，用得着他代筆，主人爲小孩發燒也用得着他畫符，所以這人生活，與其他人比較起來，還是可以說「很豐富」而方便的。一面自然還因爲是夏天，夏天原是使一

切落魄人皆方便的日子！

如今還沒有落雨，天上各處鑲着雲，各處簷下有人仰躺着揮蒲扇，小孩子們坐到橋欄上，望遠處市面燈光映照到天上出奇，場中無一箇主顧惠臨。

在浜旁邊，去洋人租界不遠，有乘坐租界公共汽車過身時擣到鼻子的一類人所想像不到的一箇地方，一排又低又壞的小屋子，全是容留了這些無家可歸的抹布階級的朋友們所住。如魚歸水，凡是那類流浪天涯被一切進步所遺忘所嘲笑的分，都得歸到這地方來住宿。這地方外觀既不美，裏面又骯髒發臭，但留到這裏的人總是很多。那麼複雜的種類，使人從每一箇臉上望去，皆得生出「這些人怎麼就能長大」的一種疑問。他們到這裏來，能住多久，自己似乎完全無把握。他們全是那麼缺少體面也同時缺少禮貌，成天有人吵鬧有人相打。每一箇人無一件完全衣服或一雙乾淨襪子，每一箇人總有一種奇怪的姿式。並不是人人都頑強健康，但差不多人人脾氣都非常壞。那

種愚闇；那種狡詐，那種人類謙虛美德的缺少，提及時真是使人生氣。

到了這時節，這種住處是已容納了白天那種走江湖的浪人有許多了的。

主持這住宿處的，是許多穿大紅洋褲子婦人中最潑悍的一箇，年紀將近四十歲了，還是常常歡喜生事。這婦人日裏處置一些寄宿人的飲食，一面還常常找出機會來，到別的事上胡鬧。夜靜了，盤算一切，若果自己挑選了一箇男子，預備做一件需要男子來處置才得安寧的事，辦得不妥，就毫無理由的把小孩子從夢中掀起重打一頓，又或在別的事上，掣着長長竹桿，勒令某一箇寄宿男子離開這屋裏。主人小孩子年紀九歲，誰也不須考問這小東西的父親是什麼人。小孩子一頭的疥癩，長年總是極其齷齪，成天到外面去找人打架，成天出去做一些下流事情。他白日裏守着玩蛇人身旁，乘人不注意時，把蛇取出來作樂，或者又到變戲法的棚後去把一切戲法戳穿。與人吵鬧時，能在年齡限制以外的智慧中，找出無數最下等的野話罵人，又常常守着機會

，在方便中不忘却盜竊別人的物件。

照規矩，在這類住宿地方，每人應於每天繳納十一枚銅子，就可在一張破蓆子上躺下來，還可以花一箇十文，從茶館裏泡茶，把壺從茶館裏借來，隔天再送回去。有些住客，帶得有行李，總像是常常要忘記了這茶壺不是自己東西，臨走時把牠放到自己行李裏面去，茶壺不見了，隱藏了，主人心裏明白，問了又問還是不見，於是就爽快的伸手到那小小行李中去把壺檢察出來，一面罵出一些不入耳的話把客人轟走。客人在這樣情形下，也照例在口裏罵出一種野話才願意出門。這些人，又或者無意中把茶壺摔碎了，大家就借此大吵大鬧，結果還是茶館中人來罵一陣，算是免去賠償的代價，吵鬧才能結束。

他們住處也有飲食，可是吃主人辦來的伙食，總只是那初次來此的人，其他的人是不吃主人東西的。這些人的肚子裏，因為照例也得按時裝上一點東

西，所以附近各處，總不缺少賤價的食物。發臭的，粗糲的，爲蒼蠅領教隔日隔夜變了顏色還來發賣的一切食物，都可以花錢買到的。上等人吃餅乾，這裏也有一種東西仍然名叫餅乾。上等人吃肉，這裏也有肉。上等人在夏天吃瓜，要開心又來一點紙煙同酒，這裏也還是滿盤的瓜同無數的紙煙無量的酒。總而言之租界上所有的一切吃喝哄口的東西，這區域是並不因爲下賤就無從得到的。他們吃什麼這些人也吃什麼，不過所吃的東西，稍稍不同罷了。譬如酒，那些用火酒和水摻混的東西，用瓶子裝好，貼上了店家招牌，又在招牌上貼了政府的印花稅小小票子，酒的顏色還有紅有綠，難道這東西不是已經很像酒了麼？他們得了點錢，把這樣酒買來，吃得大醉後，不是尋事打鬧，就是縱橫的吐嘔，每箇人好在總是那麼吃腐東西，受風雨虐待日子太久，酒精的毒又不會一時發作，所以開鋪子的把印花稅貼足，良心也就非常安寧，不問這酒的一切影響了。